



# 重婚

当代家庭  
悲剧

李文华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(甘)新登字第 06 号

责任编辑:李保军

封面设计:任伟

**重 婚**

李 文 华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)

兰州七二二七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 插页 3 字数 375,000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4,001—24,200

ISBN7-80587-174-4/I·151 定价:11.00



李尔英

# 当代家庭悲剧三部曲

—————重婚

## 目录

第一部 惊雷 .....	(1)
第二部 血雨 .....	(151)
第三部 泥泞 .....	(293)
后记 .....	(478)

第一 部

惊 雷



儿子又发烧了。

儿子是黄昏时开始发烧的。白天还好好的，晚饭后不知为什么就出现了发烧的迹象——开始乏力懒言，面色潮红，额头滚烫。及至天色完全暗下来时，他就没有一点儿玩的力气了。

白岩害怕起来了。儿子已经多次出现过这样的现象，他的发烧甚至没有一点儿预兆，突如其来地说烧就烧，而且一发烧就抽风。有这么几次特别厉害，都差点把她吓死。还是她自己，背着儿子，迈着碎步，一路小跑到离此几十里地的医院为儿子看病。那可是几十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啊！

可眼下这么晚了，想去医院也不可能了。



白岩急躁地踱出宿舍，抬眼向四周望去，那白天还一派嫩绿的山峦，现在早变成了一抹浓重的黑色，如一堵齐天的大墙，黑压压地横在眼前。天上没有月亮，偶尔从云隙里透出点点星光，使这无边的黑暗越发显得幽深空洞，神秘莫测。远远近近零乱起伏的狗吠声，又为黑夜加上一道恐怖的色彩。而眼前同事们的灯光都熄灭了——人们都渐次进入了自己的梦乡。

白岩一下子感到自己是这样的无依无靠，无助无告。一种空前的、强烈的孤独感攫住了她的心灵……平时和儿子在一起，尽管儿子这么小，但他的早熟懂事，他的活泼可爱，使白岩一直把他看作一个可以依托、可以战胜孤单、排除苦恼的小大人、男子汉。可现在，儿子病了……

白岩无奈地转进房门，站在儿子床前，用手摸摸儿子的额头，一时心里失去了主意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又似乎下意识地，去将自备的针管煮好，吸好退烧药，走到床前，轻轻地叫儿子：

“军儿，乖乖，过来妈妈给你打针。针打了，就好了。”

儿子吃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妈妈手里举着针管，“倏地一下子钻进了被窝，严严实实地将头蒙住。任妈妈怎样劝，怎样哄，就是不出来，嘴里还不停地抵抗着，拒绝着。说来也难怪，来到这个世界还不到七年，针就打了无数，早打怕了，早就视打针如虎狼了。做妈妈的，不能打他，又不能硬来，只能耐着性子一遍遍开导，等他自己情愿……只是儿子今天显得格外的害怕，格外的顽固，怎么哄劝都不起作用。

白岩无法，只得动手拉了拉被角。儿子立刻哇地一下哭出了声，嘴里直嚷“我不打针，我不打针”，而且将身子钻得更深，裹得更紧，再一拉，儿子哭得就更厉害了。

无可奈何间，白岩忽然想到一个办法——这个办法几乎使她自己先一个激灵。她知道采取这个办法也许不合适，可也只能如此了。她竭力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坐在儿子头前，轻轻说

道：

“军儿，你不打针吗？你不打针，等爸爸回来，我告诉他，他不会不喜欢你的……”嘴里说着，自己心头就不禁一阵阵发颤发紧。

儿子一听，却一下子就掀开了被子，露出了红彤彤的小脸，瞪着眼睛，半是惊喜，半是怀疑地问妈妈：

“啊？爸爸？你说爸爸要回来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……明天！”

“真的吗？妈妈！”

“真的，好儿子，妈妈还能骗你吗？”

儿子相信了。他爽快地爬出被窝，调过小屁股，忍着疼等妈妈打完针，不等妈妈揉空针眼，又痛快地说：“妈妈，把药拿来，我还要吃药！”

白岩心疼地说：“好儿子，好儿子！”忙把药取来，让他吃了。

药到病未除。深夜，儿子烧得更厉害了，白岩又急又怕，胆颤心惊地围着儿子转，一会儿冷敷，一会儿量体温，一会儿用酒精擦身……平时用来对付儿子发烧的各种办法都用了，可就是没有效。儿子浑身上下火蛋儿似的，小胸脯不停地剧烈抽动着，忽尔惊厥，忽尔咳嗽，忽尔梦呓，忽尔惊叫：“妈妈，车……车！爸爸……”脸上露出一丝甜蜜的憨羞的笑容。

白岩见儿子烧糊涂了，叫也叫不应，身子打挺，额头紫青，一阵阵闭气，手梢儿也冰了，不禁吓得哭了起来。

这一哭，她仿佛看见地上出现了许多晃动的影子，这使她想到了鬼，想到了鬼勾魂，她一下子止住了哭，将儿子抱起来，全身心地紧紧搂在怀里，叫喊道：“军儿，你快不要吓妈妈！军儿，爸爸就要回来了！爸爸就要看你来了！你要挺住呀……”

她只恨不能哪怕用自己的生命，换来曙光的早点出现，换来

儿子的平安无事，换来丈夫的早点归来……

挨到天明，儿子的体温总算稍稍下降了一些，呼吸也匀称了，神智也清楚了。白岩紧绷了一夜的心弦才算稍稍松弛了一些，一阵困倦也袭了来。可是上午还有她的两节课，没有人可以替代她。她自己又不愿耽搁这么多学生的课，就胡乱擦了一下脸，梳梳头发，想等上完两节课，就带儿子去医院，给好好诊断治疗一下。就又给儿子打了针，——儿子这下倒特别听话，半点拒绝的意思都没有。又喂了药，在头前放了些食物和水，嘱咐儿子饿了自己吃一点，但一定不要乱动，好好在家休息。自己就上课去了。

总算上完了两节课。白岩几乎等不得下课和学生们打招呼，就急急忙忙地回了家，看儿子这会儿怎么样了。

可回来一看，家里哪里还有儿子的影子！

白岩忙到院子里找，可是儿子平时玩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见他。她又着急又生气。这孩子真不听话！这会儿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说得好好的不能乱动，可他偏偏跑了出来，烧也没退尽，这一下还不雪上加霜……

正慌得手足无措，一个在院子里玩的小女孩，指着大门说：“阿姨，你们肖军出去了！”

白岩半信半疑地出了大门，东张西望，忽然一下子惊呆了

——  
只见在离校门不远的大路边，儿子坐在一只小板凳上，手托着腮帮，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。正在这时，一辆大卡车疾驰而过，扬起滚滚黄土，立即将儿子埋没了。

白岩急忙跑了过去。

“肖军！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我不是告诉你说……”

“我等爸爸。你不是说爸爸今天回来吗？怎么还不见呢？我都等了好久了啊！”他眼睛仍盯着大路那一边，满脸的渴望与期待，小脑袋慵懒地搭在手背上。

白岩明白了，顿时热泪盈眶，一揽子将儿子抱起，拾起小凳子就走。

肖军见妈妈抱他回家，挣扎着往下溜。

“妈妈！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！我要等爸爸！我要等爸爸嘛！你说过爸爸今天回来的！我等爸爸回来一块回家！——我要等着接爸爸！我不回——去！我——不——回——去！”

山谷间回荡着肖军稚嫩执烈的喊声，久久不息，久久不息。

## 二

“噢！这花怎么偷偷开了？”

童琳梦醒，满目艳丽，满鼻清香，定睛看原来是那两盆令箭荷花开放了。啊，多美！多鲜艳！多香！昨夜它们还都是墨红墨红的棒槌儿呢，一梦之间竟全开了！望着那艳丽无比的花瓣、花蕊，嗅闻那馥郁的芳香，她不禁陶醉地神秘地想：花儿是什么？是爱神吗？她们依何而来？依何而开？来临、开放是什么情形？什么滋味、多美好啊，多神奇啊！

她着迷地看了一会，想了一会，急急地起来穿衣，她要将令箭突然开花的事去告诉一个人，去请教他几个问题。

晨曦楚楚，微风习习，空气新鲜而湿润。广播里流出邓丽君如醉如迷的爱情歌曲，童琳快活地蹦跳着穿过草坪，哼着小曲跑上办公楼，一进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就急切地拨电话。

话筒里传出占线的信号。她吃惊地想：“噢，这么早他给谁打电话？”看表才七点，又急不可耐地拨，还占线，不禁嫉妒气恼：“这么早跟谁讲？！”刚放下电话，铃响了，抓起一听，正是他。

“喂！你刚才给谁打电话？！”两个重叠的声音！完全相同的口吻。

童琳明白过来，惊喜地喊叫：

“啊！碰头了！咱们俩碰头了！一次罢了，两次！好大一会！我以为你给谁打呢！真巧啊！……”

“嗯……确实！”他笑说。虽没有大呼小叫，但沉沉重重的语音里蕴含着更浓的情意。“我五点就起床了。拨了两次，明知道你还没有上班。”很柔，很不是味儿。“唉！……七点，无聊又拨，结果占线了。我估计是你，很奇怪，想：‘她这么早给谁打电话呢？’放下急得不行，又拿起来拨，还占线。这次想：给它不放了，一直拨，看她能讲多长时间！嗯……结果拨通了。”

随着他的话语，她眼前展现出一幕：他很早起床——拨电话——在地上走——两人同时拿电话——同时拨——同时听——同时愣神——同时放下——又同时拿起——同时拨——同时听——同时皱眉——同时惊喜——同时发问，——他此时的坐姿、神态，不禁自豪的微笑，心身掠过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电波，一种奇妙的幸福。她猝然爬倒在桌子上……

两个人谁都没有再讲话，只有微微的彼此能听见的压抑的喘息声。很久，很久，他无力地、苦涩地问：

“童琳，什么时候走？”

她一栗，嗫嚅道：“外后天。”

他抽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到时我送你。”就咋地把电话挂了。

童琳张大嘴巴暗暗“啊”了一声，愣在桌旁，手里的耳机“笃笃笃笃……”地响着也毫无知觉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楼道里传来走动声和说话声，有人拿钥匙开门，她这才慌忙将电话放下。

门开了，进来一位男同事。

“早啊，童琳！”

“早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？还呆在这干什么？准备得怎么样了？需要帮忙吧？——我看你干脆就不要走了吧？”

“哦……没什么。谢谢！谢谢！”

她糊里糊涂回答，没有听清对方问什么，说什么，只希望他不要理她，不要问她，最好尽快离开，否则她就无法应付了。男同事见她愣神愣色，所答非所问，诧异地上下打量她，然后出去提水了。她惶惶然关上门，使劲眨眨眼，摇摇头，抖抖肩膀，想尽量使自己清醒过来。没有用，她更糊涂了。她简直晕头转向了！她心跳得像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，全身在颤栗中燃烧……

“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了？我着魔了吗？难道我爱上他了？爱肖县长？爱这个比我大十多岁、结过婚、有一长串子‘故事’的人？不可能呀！荒唐啊！我外后天就要离开这里，去上海呀！去从事另外一种职业，开始另外一种生活。不可能。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我绝不会那么去做。再说我是一直把他当父亲。当老师，当朋友，当最可亲最可敬最可信赖的人，从来没有对他抱有另外的幻想。……可我怎么了！我的心为什么这么激动？这么……这不是爱情吗？不是吗？……？”

她的理智和感情同时告诉她：她爱他。她渴望投入他的怀抱，一分钟都不再离开他……

同事回来了，莫测地窥视她，她强装镇静坐下来。

半年前，部里召开全县新闻宣传工作会，请县长讲话，把写讲话稿的任务布置给了她。她翻阅大量资料绞尽脑汁写了一稿，拿着去交差。

县长办公室的门大开着，她怯生生地进去，站着等他讲完电话，才说明来意，把稿子呈给他。

他严肃地翻翻，示意：“坐下，等我看了再说。”

她屏吸凝神坐下等待，忐忑不安地观察他看稿子的神色。听说他才高、气傲，不讲情面，常把部下写来的不中意的材料抛飞

地下。“天哪！今天要是他对我也那样，也把我的稿子抛飞地下，那我可就无地自容了！就走不出这个门坎了！”她想。脸一阵阵发烧，心提到嗓子眼，汗浸浸的手不住地攥紧。

他看着看着抿嘴笑了。“凶神”笑起来更可怕。她一下心跳脸烫，想：他笑什么？笑我写得荒唐吗？笑我写了“白”字错话吗？笑完就要变脸扔稿子吗？

他果然沉下脸来，翻完严厉地问：“这稿子是你写的吗？”眉头紧拧，像要发火。

她缩了一下脖子，嘴巴由不得张大，合握双手怯怕地说：

“嗯，就是。写得不好。我以前……没有太写过这种……”

他出乎意料地和蔼地笑了，赞赏地看着她说：“写得不错。看不出你还很有一点脑子！好好练，有前途。”

她抬起头，喜出望外地叫：“啊！真的？！那么说我交上差了！”

“你回去给你们领导说，就说你任务完成了。完成得很好！我很满意！到时通知我具体时间就行了。”

她高兴地蹦起来：“好来！谢谢！太好了！”

“谢谢什么？瞎客气！再坐一会儿！”是命令，声音温和而武断。

她没有想到他还会留她，感激地坐了，心里乐滋滋的。

他点上一支香烟吸着，关切地问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童琳！”

“挺响亮的。在哪个部门工作？”

“报道组。”

“几年了？”

“两年多，不到三年。”

“哦？那我以前怎么没见过。家里都是什么人？父母在哪个单

位工作？你父亲……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们家四口人：爸爸妈妈我和姐姐。他们现在都在上海，在上海协和医院工作，我爸是医生，我妈是护士，我姐也是护士。这儿就我一个人。”

“没有别的亲人或者亲戚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到了这儿的？”

“我原来也是在上海，六七年协和医院下放到这儿，我们一家四口人都来了。前年医院又迁回去了，我爸妈和我姐因为是医院职工，所以都跟着回了。我刚刚工作，还没有转正，加上上海一时没有接受单，所以就留下来了。”

他点头表示明白。“那你现在怎么生活？”

“单位吃单位住呗。没有什么不好，我感到挺快活的。”

“不想家吗？”

“不太想，已经习惯了。”

“你是什么程度？”

“高中。”

“你应该上大学。”

“没有机会呀。不是今年才恢复高考吗？”

“哦！对对对，我忘了。打算考吗？”

“打算倒是打算，问题是不一定能考上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看你基础不错嘛。”

“基础可差了！上学的时候正好是‘文革’，根本就没有学下什么东西。幸亏那几年偷着看了几部小说，文科还罢了，数、理、化就简直跟没学一样。外语更不行。唉！能考上吗？我们这层人最倒霉了！倒霉透了！”

他听到这里笑了。“你们也有怨言？”

“可不！等于把我们学习的黄金时间耽误了！如果将来考不上



大学，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！”

他又笑了。“那么万一考不上呢？你又怎么打算？”

“我准备好好在文字上锻炼锻炼，将来看能不能出一部书。”

“哦！你还有这个志气！不错！你准备写什么？”

“我喜欢小说。看能不能写一部出来。不过仅仅才是个幻想，我生活经历简单，像一张白纸，大概实现不了吧。如果考不上大学，穷途末路，我总还是想努力一番！挣扎一场！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。”

“不错！有这个想法和志气就不错了。”他振奋地坐端，神情昂然，眼睛泛亮：

“人总得要有一点精神，否则就不成其为人了。有‘幻想’，有‘挣扎’，也有‘成功’。这是一个规律，一个公式，任何一个伟大的、成功的人都不外乎。你说是不是？文学是一个特殊的领域，除了努力，还得要有一定的天赋。依我看，你还是可以的。不仅思维敏捷，思路清晰，想象丰富，思辨能力强，文字功夫也可以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灵气。这就是你的条件和资本！有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，再加上不懈的努力，将来准会成功。”

“谢谢！谢谢肖县长的鼓励，可惜……可惜我没有多少素材……”

“这简单。你不要愁。要知道你还年轻。从现在起留心观察，留心体验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你可以通过别人获取素材。真正的作家不一定只写自己。只写自己不是真正的作家。关键要写别人，要写大众，要反映社会，知道吗？我推崇‘文学就是人学’的观点，只要你把各种人研究透了，了解全面了，你就是一个大学问家了。现在好多小说我一看就扔了，原因就在于不符合文学的规律，不符合社会生活的特殊环境。依我看，文学的真谛就是真实、朴素。只有真实朴素才能吸引人……”

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，说得真挚而兴奋，轻轻打着手势，像